



## 第四殿-信解品

諸位賢者：

「信」即信心，「解」是了解、領解。約體性說，「信」是信心所，「解」是慧心所，即是智慧。如果要在佛法中得真正的利益，信心與智慧二者是缺一不可的。

有信無智增長愚癡：有信心而無了解，即沒有智慧是不夠的。信心雖好，但聽佛法不能了解，只知道拜佛、供佛、懺悔等種種之事，雖然功德也很大，但不了解佛法便容易滲入外道思想。一些似是而非者，亦以為是佛法，以致弄得糊糊塗塗，神佛不分。所以經中說：「有信無智增長愚癡。」等愚癡漸漸增長，連最根本的信心也失掉了。

有智無信增長邪見：另有一種很聰明的人，有智慧，對佛法能聽得了解，看得明白，但信心不夠，這是很危險的。故經中說：「有智無信增長邪見。」這種人憑他一點小聰明，對什麼事都要懷疑，都要研究一下，到結果，這也不信，那也不信。一切事都不相信，好的都給破壞，走上邪見之路。

有些利根菩薩，智慧強，聽佛法後即能斷疑生信，因智得解，但並非只是智慧，而是以智慧為主，信心為助。所以對《法華》的了解，應該有信有智，信得三乘方便、一乘究竟，說三乘方便無非為了一佛乘，一乘三乘並非分開而說，為一乘而說三乘方便，因三乘方便故三乘歸於一乘。能信此才是《法華經》的信，能解此才是對《法華經》的了解。這是依世俗諦而說。

約究竟義說，信是信一切法從本以來，常住寂滅，不生不滅，所謂「諸法從本來，常自寂滅相」。能信此解此，才能知道說三說一，皆是如來利他方便。最後，一切眾生同歸不二，同歸離言實性，無異無別，此是約信解的意思。

現在本品名「信解品」是第二周譬喻說。會三歸一的道理，有三周說法。

第一「法說周」，於「方便品」、「譬喻品」中已經說過。

第二「譬喻周」，分四段文，第一段「正說」，即是「譬喻品」的火宅喻；現在是第二段「領解」：聲聞弟子聽佛說「譬喻品」後，信佛說「開權顯實」的道理，亦能解佛說三乘方便、一乘真實的道理，而向佛表明其心中所領解的境界。

《法華經》主要講了兩個重點：一個是佛陀的智慧，一個是佛陀的功德。佛陀的智慧，簡單地說就是一個「會權入實」的智慧，就是怎麼樣能夠操作權法跟實法的關係。

其實「信解品」跟「譬喻品」的觀念是一致的，都是會權入實。什麼叫「會權入實」呢？我們簡單地做一個說明。就是說，《法華經》把我們生命分成兩個大部分：一個是生命的本體，一個是生命的相用。什麼叫生命的本體呢？就是我們眾生本具、諸佛所證的一念心性，就是真如本性。作為一個生命的本體，它有兩個特色：第一個清淨，第二個具足。它的本質是清淨本然的，它是沒有相狀的。雖然沒有相狀，卻圓具十法界的染淨諸法，有著十法界的因種，它蘊藏著這麼一個能量在裡面。它是清淨，就是它不變；具足，就是它隨緣。這個就是我們的本體。這個本體是十法界都一樣的。我們的本體，跟阿彌陀佛、跟釋迦牟尼佛的本體是一如無二如。

但是作用就不一樣了，因為這個作用就牽涉到個人過去的業力的熏習。我們過去因為有五戒十善的業力，所以我們今生變現人的果報出來，這就落入所謂的因緣所生法了。因緣所生法，簡單地說就是生命的自體：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五蘊的果報。

這個五蘊的果報是生滅變化的。比方說你今生是一個人的五蘊，來生可能是一個天人的五蘊，再來生變成畜生的五蘊，它是變來變去的。這個變來變去當中主要是由業力主宰。

世間人很討厭變化，我們不喜歡生命改變，因為我們不喜歡死亡。我們看到一個小孩子出生會感到快樂，但我們看一個人死亡，我們會悲傷。所以世間人是顛倒，他認為變化是不好的，他討厭變化。

但佛法不這麼認為，佛法討厭相續。就是說，佛法對於變化它不在乎，反正生命本來就沒有快樂可言，所以「生本無可戀，死亦何須厭」。但是佛法比較在乎的是，你死了以後是不是繼續地得果報。就是斷相續，這個是我們在乎的。就是你死了以後到哪裡去，這個是我們比較在乎的。三界果報的可怕，並不是它給你痛苦，並不是這個，而是它沒完沒了，展轉相續。就是說，如果你從現在開始對三界的果報完全不理不睬，完全不管它，那就意味著未來有無窮無盡的生死等著你。你不管理它，它就會不斷地相續下去，這個就是你的後果。所以我們對三界的果報，重點不在於痛苦，而是它是一種展轉相續，無有止盡。

所以，佛陀處理這個問題，他知道一個人落入因緣法的時候會產生我法二執。我法二執，當然第一個就法執，就弄假成真。人生本來就是一個唯心所現的暫時的假相。比方你今天是一個成功的有錢人，或者你是一個貧窮的痛苦的卑賤的人，這都是一個業力的釋放而已，但是我們卻認為這個是真實的。這第一個，弄假成真。第二個，強作主宰。我們要去主宰我們今生的果報，就是我執。這個更可怕。因為我們要去主宰今生的生命，所以我們在三界輪迴裡面就很難出離了，這個就是我愛執。

人生主要是兩塊問題--「心性與因緣」。「心性」是能變現，「因緣」是所變現，就本來這兩塊。但是我們凡夫在因緣裡面執著一個我，多了一個自我意識出來，這個就是無明。所以我們今生的問題不在業力，我們是一種無明跟業力的和合，更糟糕在這裡，就是我們捏造一個自我。當這個自我意識跟業力結合的時候，就好像一個念珠，本來是一顆一顆的業力，是片段的，你今天卻用一個繩子把它串起來，這個我執就是把它串起來。

太虛大師簡述本品大意如下：

本品述中根領悟，因喻說而生信解也。此品來意，四大弟子，因聞世尊譬喻之說，又見身子領悟得記，乃今的信昔果是權，解今一乘是實，因悔恨癡迷，故說窮子喻以敘本懷，曲盡父慈子頑之狀，以譬怖大之心，既聞開發，今始自信，乃解昔非，故此品來也。信解始此，其意直至囑累品，方盡信解之義，以諸子由信解，而堪囑累故。

喻中述二乘華嚴會上怖大之事，說華嚴時，二乘亦預，但未入法界之門，故喻窮子遇到父舍而住立門側也。遙見其父踞師子床等，以有眼不見舍那身，有耳不聞華藏法，故如威德特尊，即懷恐怖，而竊以為王，非己可並也。以二乘之見狹劣，故念非傭力得物之處，以華嚴廣大自在稱性法門，非二乘所堪，故無心希求，強以大乘見化，恐失己利，故疾走而去，長者見子便識，喻普見眾生皆有佛性也，凡有心者，定當作佛，故喻思有所付，如今忽自來，甚適所願也。菩薩往來三界利生，遊戲神通之事，二乘觀三界如牢獄，厭四生如桎梏，故喻窮子念無罪而被囚執此必定死，悶絕墜地，二乘去果海甚遠，故喻父遙見，然一乘頓法，被機不廣，思欲開權，故縱之勿強，誠莫與語也。

我們來解釋一下：

所以佛陀現在要處理，不是處理業力。業力怎麼處理呢？阿羅漢也沒有把所有業都消掉。阿羅漢四生了生死，他無量無邊的生死輪迴，累積那麼多的生死業力，難道他四生就把業力給業盡情空嗎？不是的。他是把那個「我」抽掉了，「罪從心起將心懺，心若滅時罪亦亡」。一個轉動的輪盤，你只要把那個我抽掉，那個輪盤就轉不動了。佛陀看到了這個事實。

你看外道，外道為什麼失敗？因為他試圖要解決業力的問題，他要苦行。他說，我們就是有罪業才痛苦。怎麼辦呢？趕快把罪業給消了。就用痛苦來解決業力。他說我早點受完苦，我的業力早點消掉。你用這個概念來解決生死問題，你什麼時候能夠了生死？我們的業力是偏虛空盡法界。你今天要處理業力，就註定了你要失敗。業力怎麼處理呢？業力是沒辦法處理，也不需要處理。

所以只有佛陀出世，他知道問題不在業力，而是在無明。十二因緣的推動，它的核心在於我愛執。就是我們在業力當中，我們卻要去主宰我們的業力，這才可怕，那種想要主宰業力的思想才可怕。所以佛陀安立了一個空性的智慧出來。

這個空性不是真理。真正的真理是真如，是非空非有、即空即有。但是佛陀把真如裡面的空有無礙的思想中那個假觀先拿掉，因為空觀跟假觀你沒辦法同時操作。因為我們一般就是在假相裡面操作，產生執著，所以佛陀在一心三觀當中先把假觀拿掉，就先偏空。初學者稍微偏空是對的，治亂世用重典，所以佛陀安立一個空性的權法出來。

於是佛陀就說：「你們希望強作主宰，那就修無常、無我，生命是無常變化的，生命是不可主宰的」。怎麼知道不可主宰呢？你看我們生命會老、會病、會死亡，如果你能夠掌握人生，你會讓自己老病死嗎？所以生命是由業力主宰。說，我現在可以買一套房子，我可以買一些什麼東西，我可以主宰。你錯了！那是因為你有福報，那是因為善業在主宰你。你以為你可以主宰？那是善業在支持你。你福報享盡了，你試試看。你福報享盡了，不要說買一套房子，你一杯水你都喝不下去。那是善業在背後主宰你，不是你主宰。我們以為我們在主宰



人生，其實人生在主宰我們！

所以佛陀的意思就是說，我們不要求圓滿，我們先把三界的生死給消滅掉，所以佛陀安立了一個我空的真理。這個真理叫做權法。就是佛陀不得不安立一個空性的涅槃假相出來，把凡夫從生死輪迴先帶到空性的涅槃；然後再從涅槃裡面修學《法華經》，再「會權入實」，再帶回到真如。一個人回歸真如以後，再操作人生的因緣，那就是空有無礙了。他用空性調伏煩惱，用假觀創造功德，那就是稱性起修了，就開始創造功德了。

所以佛法的意思就是說，我們先不要去創造佛陀的功德，我們先解決生死輪迴的問題，這是急迫的問題。所以先權後實，先用三乘的權法，先用三乘的空性，先把這個我拔掉；然後再用《法華經》的思想，把這個空性的思想再導歸到真如本性；然後再發菩提心，生命重新開始，重新啟動。是這麼一個概念。

所以在〈信解品〉之初，中根人四大弟子說了，世尊！「往昔說法」，您老人家在方等、般若二時的說法，「我時在座」，我們諸位弟子都在座。當時身體因為年老力衰而感到疲憊，我們的內心對於菩薩的功德莊嚴不生好樂。為什麼呢？我們「但念空、無相、無作」。小乘人的空是無常所建立的，「無常故苦，苦即無我」，所以這個空是我空。「無相」，其實小乘對相狀是滅相，他是要把那個相狀滅掉，所以小乘對相狀是比較極端的，他不是去改造相狀，他是把這個相狀滅掉，無相。「無作」，這個無作又翻譯作無願，就是對整個有為的諸法不生任何的期待。

經文：

**爾時，慧命須菩提、摩訶迦旃延、摩訶迦葉、摩訶目犍連，從佛所聞未曾有法，世尊授舍利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，發希有心，歡喜踊躍，即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一心合掌，曲躬恭敬，瞻仰尊顏。**

現在須菩提、摩訶迦旃延、摩訶迦葉、摩訶目犍連等四大聲聞，都是從「譬喻品」中而得信解，為了表示對佛說的法有信心，有了解，信的是什麼？解又是什麼？在這品中詳細地，舉譬喻說出來，所以這品叫「信解品」。

這四位長老「從佛」聽到從來未聽到的法，即是「小乘皆是菩薩，阿羅漢亦可以成佛」之法。如布施、持戒、慈悲、般若等大乘法，《般若經》、《華嚴經》等道理，都已聽過；但這法華會上特有的道理，小乘實在是菩薩，將來都可以成佛，則是「聞」所未聞。「從」「方便品」中，「佛」說這「未曾有法」，又見佛為「舍利弗」「授」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成佛之「記」，說舍利弗未來成佛，號華光如來，那時對一佛乘之法已有相當了解，聽佛說「譬喻品」之後，更「發」起「希有」難得之「心」，知道自己將來也能成佛，於是「歡喜踊躍」，於是「從」本「座而起」，依著規矩，「整衣」禮佛。印度的服裝，平時兩臂也裹在衣服裡面，到拜佛時，即「坦」露「右」面「肩」臂，表示恭敬，也是出家人禮佛的規矩，即「右膝」跪「地」，虔誠「一心」的「合掌」，「恭敬」的「曲躬」，一面看著佛，表示對佛三業恭敬。這是結集三藏者敘述四大聲聞於信

解之後，於佛前說出自己所領解的會三歸一的道理——大乘佛法。下面是由四大聲聞中推一





代表出來說話，長行中雖未說出這代表是誰，但據偈頌看，是推摩訶迦葉說的。

舍利弗尊者看到方等、般若以後，他「甚自感傷，失於如來無量知見」。看到功德妙有，他感到後悔：早知道如此，我應該不但是修空性，我應該是無住還要生心，我直接在離一切相的同時還要即一切法。所以，真正圓滿是空性跟有相要雙向操作，在無住的情況生心。但這個當然很難，所以我們偏空是對的。

但是，每一個人空性成就以後，看到菩薩的功德，舍利弗尊者是「甚自感傷」。這個人大乘善根深厚。而目犍連尊者、迦葉尊者是「不生一念好樂之心」，完全無動於衷的。所以他們這個空性的操作太超過了，這個就是中根人。

所以，這個時候佛陀不得不講〈譬喻品〉。就是對於方等、般若完全沒有感覺的人，佛陀在〈方便品〉之初，用法義來曉以大義，「動執生疑」，沒有用；到了後半段，「廣引五佛」，開權顯實，也是沒有用。「蒙籠未曉」，還是心中充滿疑惑。那麼「今聞譬喻」，到了〈譬喻品〉才「歡喜踊躍；信發解生，疑去理明」，「故名信解」。

蕩益大師把信跟解分開來，說明修行兩大重點：信，它比較偏重在內觀；解，比較偏重在外修。就是我們遇到事情，按照《法華經》的思想，先信。信就是隨順，就是遇到事情你不能馬上處理。因為我們是有我法二執的攀緣心，你一處理，你這個業力帶動無明，無明又帶動業力，那我執跟業力就沒完沒了了。

「信解品」是誰說的？是四大弟子說的，是實際操作者。「信解品」是一個實際的修行人接受佛陀教育以後，講到他自己從一個生死凡夫落入外道，變成阿羅漢，再迴小向大的心路歷程。

生命是不可主宰的。怎麼知道不可主宰呢？你看我們生命會老、會病、會死亡，如果你能夠掌握人生，你會讓自己老病死嗎？所以生命是由業力主宰。說，我現在可以買一套房子，我可以買一些什麼東西，我可以主宰。你錯了！那是因為你有福報，那是因為善業在主宰你。你以為你可以主宰？那是善業在支持你。你福報享盡了，你試試看。你福報享盡了，不要說買一套房子，你一杯水你都喝不下去。那是善業在背後主宰你，不是你主宰。我們以為我們在主宰人生，其實人生在主宰我們！

所以佛陀的意思就是說，我們不要求圓滿，我們先把三界的生死給消滅掉，所以佛陀安立了一個我空的真理。這個真理叫做權法。就是佛陀不得不安立一個空性的涅槃假相出來，把凡夫從生死輪迴先帶到空性的涅槃；然後再從涅槃裡面修學《法華經》，再「會權入實」，再帶回到真如。一個人回歸真如以後，再操作人生的因緣，那就是空有無礙了。他用空性調伏煩惱，用假觀創造功德，那就是稱性起修了，就開始創造功德了。

所以佛法的意思就是說，我們先不要去創造佛陀的功德，我們先解決生死輪迴的問題，這是急迫的問題。所以先權後實，先用三乘的權法，先用三乘的空性，先把這個我拔掉；然後再用《法華經》的思想，把這個空性的思想再導歸到真如本性；然後再發菩提心，生命重新開始，重新啟動。是這麼一個概念。

經文：

世尊往昔說法既久，我時在座，身體疲懈，但念空、無相、無作，於菩薩法，遊戲神通，淨佛國土，成就眾生，心不喜樂。所以者何？世尊令我等，出於三界，得涅槃證。又今我等，年已朽邁，於佛教化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不生一念好樂之心。

阿羅漢是有慈悲心，他只是沒有菩提心。比方說佛在世的時候，那些阿羅漢們，佛陀要他到哪裡去弘法，他們都會去。《阿含經》裡面，你遇到阿羅漢，你向他求助，他會為你說法。

那麼為什麼他慈悲心沒辦法變成菩提心呢？我們說明一下。慈悲心是被動的，是有條件的；菩提心是主動的，是不需要條件的，它是無緣大慈、同體大悲。就是少了一個增上意樂，他缺乏一種使命感，就是「弘護正法，續佛慧命，捨我其誰」的使命感，所以他們只有慈悲心。不要說阿羅漢，包括諸天的天人，《大智度論》講到這件事，說色界、無色界的天人往下看三界的眾生在三惡道中受苦，他也感到不捨，但是他沒有下來度眾生。他只是內心感到不捨，他有慈悲心，但是他沒有行動力，就是沒有增上意樂。

所以很多人說，受菩薩戒差別在哪裡呢？反正我就是說好話、做好事、存好心。你沒有受菩薩戒，你就沒有增上意樂，只是你很想要斷惡、修善、度眾生。但是，你受菩薩戒，就是我一定要斷惡、修善、度眾生！這兩個不同。所以聲聞人缺乏的就是一種大乘的傳承，就是增上意樂。

摩訶迦葉就說，「世尊往昔說法既久」。就說我們證得阿羅漢果以後，我們在入滅之前，其實也聽過方等、般若。佛陀往昔說法不但是說了阿含，還講方等、般若，我們這些弟子來自於對佛陀的皈依，我們也在座。但雖然在座，出現兩個情況：第一個，「身體疲懈」。阿羅漢也不容易，經過長時間的修學，證得阿羅漢以後，他基本上覺得自己目標達到了，所以開始放鬆下來，身體感到疲懈了。第二個，內心「但念空、無相、無作」三三昧。他雖然聽到的是菩薩的功德莊嚴，他內心想的是什麼呢？還是想他自己在因地修學的「無常故苦，苦即無我」，所以就證得我空，在空性裡面觀察一切的因緣所生法。這個「無相」是沒有價值，這個東西、這個相狀對我來說都是沒有價值。第三個，無作。這個更可怕，心中對因緣所生法沒有任何的期待。佛法的意思就是說，我們要厭離娑婆，還要欣求極樂。你什麼都不期待，你對於惡法不期待，對善法也不期待，也就是說對於大乘的菩薩法也不生好樂。

為什麼他們對於大乘的中道智慧跟大乘的菩提心不生好樂呢？世尊令我等修學四諦法門，而證得涅槃的空性；又者我等今年已朽邁，於佛教化的大乘的無上菩提之法，不生一念的好樂之心。這個就說明，因為空性我已經很滿意了，再者我年紀也大了，所以我就等待涅槃的到來。

龍樹菩薩的《大智度論》講到二乘的法執，為什麼他對大乘菩薩不生好樂？他說二乘人修四諦法，他產生那個出離心的力量，好像湍急的水流流向大海一樣。你看那個水，那個河流，快速的水流往大海沖的時候，你往上面丟東西，它只能夠快速地流到大海，它已經不可能回到陸地了。那種出離心已經堅固到這種程度。所以阿羅漢「觀三界如牢獄，視生死如冤家」，你說叫他從空出假，來到眾生修六度，他是不生好樂的。

淨土宗臨終的時候，你不能攀緣三界的果報。但是我們是一個有感情的眾生，我們在人世間活了七八十年，你不能說放下就放下。所以，放下難不難？你也可以說很難，你也可以說很容易。就是你要是老向外攀緣，那對你是非常難，那收心就變成不可能的事情了，你怎麼收心呢？臨命終你肯定是心有千千結，你怎麼收心呢？你老是回憶過去，阿彌陀佛來都沒有用。但是，你說難不難？你迴光返照，那人生如夢如幻，跟你沒有關係。所以，說難也可以，說它不難也可以。

「信解品」主要是講到四大弟子在接受佛陀教化以後的心路歷程。基本上，對我們生死凡夫來說，我們對有相的東西是特別的喜歡，不管是財富的相狀，不管是感情的相狀，不管是美好的名聲的相狀，因為這種相狀會讓我們產生快樂的感受。所以，對我們來說中道很難，我們要麼一味地投入，要麼就完全拒絕。我們很難說「猶如蓮華不著水，亦如日月不住空」，不可能。兩害相權取其輕，佛陀說，那你寧可偏空，稍微偏空一點。所以佛陀用空性的涅槃先把我們從生死輪迴裡面帶出來，然後再從涅槃裡面迴光返照，再把空性帶回真如，再從真如裡面重新面對因緣。那就是真的中道了，那叫從空出假，那是真正的中道。但問題是，從空性要把他帶出來也不容易。其實，我們從有相的輪迴回到空性已經很不容易了，你要從空性又回到中道的真如，也不容易，那必須要佛陀親自帶。因為一個人進入空性以後，那叫一個涅槃寂靜樂。諸位！你要把一個人從生死痛苦帶出來，可能還簡單一點，因為他知道痛苦。你要從涅槃那麼快樂的境界把他帶出來，那你要有更好的東西。佛陀就是，我親自為你授記，我把你過去、未來的成佛之道的因緣事先告訴你。阿羅漢有一個特點，對佛陀是一心歸命，佛陀講的話他全部相信。所以，諸位，舍利弗在聽《法華經》之前，在聽「方便品」之前跟「方便品」之後他做什麼事沒有？他什麼事都沒有做，他只是信解而已，佛陀馬上跟他授記。諸位！佛陀的說話叫現量境，他不做比量。佛陀不做任何的猜測。就是你的內心變化了，你的功德莊嚴出現了，佛陀才會給你授記的。

經文：

**世尊！我等今者，樂說譬喻，以明斯義：**

**譬若有人，年既幼稚，捨父逃逝，久住他國，或十、二十，至五十歲。年既長大，加復窮困，馳騁四方，以求衣食；漸漸遊行，遇向本國。**

我們知道，一個人做錯事還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善根退轉。因為這種自我覺照的功力退轉以後，後果就是「捨父逃逝，久住他國」。退轉以後，第一個，捨離了佛陀（這個父親就是佛陀），就跟佛的因緣慢慢淡薄了；第二個是「久住他國」，就捨離了佛法。佛法是他的國度，佛陀是他的父親。從大乘善根來說，這是整個一大家族，你不但捨離了父親，也捨離了整個家族。所以，捨離了佛陀、捨離了佛法以後，經過了六道輪迴，十、二十、五十就是經歷了六道輪迴。這個是說明，他小時候因為善根退轉了，所以捨棄了三寶，流轉生死。所以這個地方等於說明，在釋迦牟尼佛還沒有跟兒子相遇之前，這個父親有兩種想法，一者憂念，二者期待，既憂念又期待。憂念的是當初我沒有把他帶好，讓他流失了；期待呢，希望我這一次的度化能夠一舉成功，讓他們證得阿羅漢果，然後臨終之前講《法華經》，給他們迴小向大。這個是佛陀的期待。我們看後面的結果，佛陀這個期待是成功了，果然把這些外道的諸子帶回到阿羅漢，最後迴小向大，最後給他授記了。所以佛陀的期待是成功了。

我們前面說過，窮子的流浪，是因為他捨離了三寶，慢慢流轉以後，善根退轉了，但是他的出離心沒退，這是他唯一得到救拔的地方。我們說過，一個人要得到佛陀的救拔，基本的就是出離心。就是，你不能解決痛苦，但至少你要知道這個是痛苦。就是「知苦」，這是基本，這是佛陀度化你的底限。你連人生是痛苦的都不知道，那你這個人就沒法度化了，沒辦法度化了。因為你所有的修行的激發點、出離心都來自於知苦，其他都可以慢慢來。

這個窮子雖然智慧退失了、菩提心退失了，但是他對痛苦的覺察這一塊是在的，所以佛陀和他相遇以後，就展開了善根修補的工作。只要你知道這個人是痛苦的，有出離心，那所有的都可以想辦法了。所以佛陀就利用他要厭離痛苦的心態，帶他到二乘的四諦法門；四諦法門以後，佛陀為了能夠更親近這個窮子，就脫下了富貴的衣服，穿上汗穢的衣裳，那麼跟他怎麼樣呢？同事攝。

那麼他善根是怎麼退轉的呢？經文上說是「捨父逃逝，久住他國」。作為一個窮子，他長時間地經過兩萬億佛栽培大乘善根，他後來是怎麼退轉的？就是他後來就慢慢地失去了佛陀的攝受。他出生的時候，可能是佛前，可能是佛後。就像我們現在，有法無人，雖然可以在佛法上做功課，但是缺乏佛陀的教導跟攝受，就使令這個善根不能進步了。不能進，當然就是退步了。所以，缺乏佛陀的攝受，這第一個原因。

第二個更可怕，「久住他國」。我們說過，我們一個人不能老是停留在善根，一定要讓那個善根能夠開花結果。你要把善根，透過你的精進，快速地轉成道果。但是，這個窮子他遇到佛法以後，沒有快速地一鼓作氣，所以他永遠停留在善根。那麼經過輪迴的老病死的折磨以後，他的善根就受到很大的破壞了。一個，捨父逃逝；第二個，你不應該長久地在輪迴中待著，「久住他國」。

這個人善根受到了極大的傷害以後，他什麼時候開始反轉呢？就是父子相遇。一直等到兩千五百多年前，釋迦牟尼佛的出世，他的善根終於得到了修復的機會。佛陀出世以後修復這些聲聞弟子們的善根，他一開始是採取兩個手段：第一個叫做追，第二個叫做誘。

什麼叫做追呢？就是馬上的追趕。我們知道，佛陀對弟子們是有期待的，他當然要測試一下弟子們大乘善根退失沒有，所以就用大乘的功德來追他。怎麼個追法呢？就直接邀請他加入大乘佛法的行列。就說，我過去在兩萬億佛所，教過你大乘佛法的，你現在趕快回歸到我們當初的發菩提心、生生世世投入生死輪迴、廣度眾生、積集資糧。這個時候窮子的反應叫做「恐怖疾走」。

我們知道，一個人善根受到傷害以後，他對生死輪迴的感受是特別強烈的。這個人是這樣，你要是沒有學佛，在輪迴當中你就不覺不知，你也不知道什麼叫做痛苦。所以，你不學佛，你不會覺得輪迴的痛苦，因為你根本就不知道怕。那麼學佛以後最怕是怎麼樣？上也上不去，下也下不來，就卡在中間。就是說，我這個善根不能馬上變成道果，但是你要我退轉成凡夫也不可能，因為善根不能退轉，所以這種人他對輪迴的痛苦感受是特別強烈的，但是他又無能為力。他知道輪迴痛苦，但他沒有解決之道。所以，這個窮子雖然是大乘的善根退失了，但是他對痛苦的覺知這一塊是不容易退失的。我們前面說過，五濁障大不障小，五濁惡世會傷害你的菩提心，但是它不會傷害你的出離心。窮子為什麼不能夠馬上恢復他的大乘善



根，加入大乘佛法的行列？因為他怖畏生死。他長時間在輪迴當中被老病死折磨，心存怖畏。那你現在要他馬上投入生死輪迴，發菩提心，再投入輪迴，他當然沒辦法接受。所以叫做「恐怖疾走」，乃至於「悶絕躄地」。

按《法華經》的思想，「十方佛土中，唯有一乘法。無二亦無三，除佛方便說。但以假名字，引導於眾生」。一乘法的意思就是說，其實整個五乘佛法是怎麼樣？互相幫助的。並不是我們以前所說的，你是修慈善事業的，你走你的道；你是二乘人，你走你的道；我大乘佛法，我不屑修小乘法，我不修人天乘。你錯了！佛陀就是以小乘的道果來資助他大乘的善根，事實證明佛陀是對的。因為窮子成就小乘的道果以後，所謂的「心相體信」，他對這個父親有信心了，所以佛陀再開始開導他方等般若。所以從前面的工作的打工賺錢，到最後繼承家業，從有所得到無所得。

二乘人佛陀說是庶子。菩薩是長子，庶子就是旁生的。二乘人為什麼叫庶子呢？第一個，他有從佛口生。他的四諦、十二因緣是佛陀開導的。他也如實地從四諦、十二因緣，從法化生，產生了空性的道法。但是，可惜的是，他沒有繼承佛陀的家業，他只是空性。他這個空性不能容受妙有，所以二乘是庶子。

凡夫呢，因為我們修慈善事業，我們也相信皈依三寶，也斷惡修善，深信業果，叫做外子，就是還在外面流浪的兒子。因為你只有從佛口生，沒有從法化生，也沒有得佛法分，所以出世善根未具，叫做外子，你還在門外流浪。

大乘佛法，你一旦福報耗損完了，你就是危機的開始了。大乘佛法，一個初心菩薩，是需要福報幫忙來資助的。小乘不需要修福報，因為五濁的障礙不會障礙你出離心。你煩惱越重，痛苦越深，越激發你出離心。大乘佛法不可以！大乘佛法的初學者一定要福報保護的。所以你看所有的淨土，只要攝受大乘的凡夫，他一定把淨土弄得非常的安穩。極樂世界也是這樣。當然，你到了初地菩薩，你內心無所住，那對你來說痛不痛苦根本不算個事。但是凡夫就不可以經歷太大的痛苦。

華嚴會上那叫一個菩薩的豪貴的自在力。這種情況，對於一個連三餐都吃不飽的窮子來說，是很難去信解的，兩個檔次落差太大。所以，「審知是子，而以方便」，知道這兩個之間的問題以後，就開始以二乘的方便門來攝受他。「不語他人，云是我子。」所以，經過測試以後，佛陀下定決心，不再講說他是我的兒子、他一定要繼承我的王位，就不說了。

所以，佛陀為了攝受窮子，脫掉了尊貴的衣服，現出了垢膩的衣裳，狀有所畏。這樣子幹什麼呢？拉近彼此的距離。就是說，讓他看：你看我這樣子做，我也證得阿羅漢果，你們也做得到！來鼓勵窮子。瓔珞脫掉，柔軟的衣服也脫掉，嚴飾的這些大乘的福德功德也脫掉，那麼穿上什麼呢？穿上「麤弊垢膩之衣」，「塵土塗身」。就是說，佛陀開始示現雜染。首先，佛陀的八相成道示現娶妻。說，你不用怕，你娶妻，我也娶妻。而且示範生子，示現這種煩惱相。陪同眾生，示同凡夫，就現出這種垢膩的衣服。先示現娶妻生子，再現丈六比丘相，最後，成道以後還示現老病死的相狀。甚至於「右手執持除糞之器」，佛陀也示現，說你修四念處，我跟著你修；你調伏煩惱，我跟你調伏煩惱。

而且更嚴重的是「狀有所畏」，佛陀還現出業報相。比方說，佛陀曾經被金槍刺腳、三月馬麥。就是國王請佛陀去三個月供養，結果這個國王享受快樂，忘了送飲食，所以佛陀三個月就吃馬麥。有這個金槍馬麥之報，就是佛陀顯出這種受業力果報的情況。這個《阿含經》裡面有說到了。

窮子自己想想，我還是替人做工的，大富長者富貴，我這麼低「賤」，雖然他叫我為兒子，但窮子心裡還覺得「我並不是他真正的兒子」，所以在「二十年中」，還是在「除糞」。這說明修道位，證初果見真理後，還有許多煩惱——修所斷煩惱要斷，故仍要修行。從初果再修，得二果向，由二果向再修，得三果向，從三果向進修證四果，這一段過程名為修道。因為證初果以後，自知還是生死身，仍須七番生死，至二果還有一番生死，三果還要一往天上，雖不來人間，但也是在生死中，故還要繼續修，以斷盡修道所應斷之煩惱。上面是斷見道所斷煩惱，現在是斷修道所斷煩惱。「二十年中，常令除糞」，為什麼是「二十年」？原來修道所斷之煩惱，分為二階段：一、欲界修道所斷煩惱，即名為五下分結(五下分結是：身見、戒禁取、疑、欲貪、瞋)，此煩惱徹底解決，即達三果。二、色界、無色界修所斷煩惱，名為五上分結(色愛、無色愛、掉、慢、無明，此名五上分結，為羅漢所斷)，二十年中，斷盡三界修道所斷之煩惱。二十年除糞，「已」告一段落。斷修所斷煩惱以「後」，他的「心」與長者的心很「相」契。大家好像自己人一樣，到處跑，歡喜到哪裡就到哪裡，但晚上仍睡在草房老地方。證得阿羅漢以後，他自己有這種感覺：我是阿羅漢，佛也是阿羅漢，我得解脫，斷修所斷煩惱，佛也同我一樣，故如一家人，心心相印。對於佛法的弘揚，或從佛聞法也沒困難，均能「無難」。可是總覺得我是阿羅漢，佛是佛，誰也沒有跟佛一樣平等平等。

在《般若經》、《維摩詰經》、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，均表示一種意思，大乘對小乘有二種態度：一、小乘佛法，大乘佛法中亦有。二、呵斥小乘為焦芽敗種。一方面說，你是大乘的一分，是學大乘法；一方面說寧可墮地獄、畜生，將來還是要成佛，如果墮小乘就好像死了，永不翻身，如焦芽、敗種，永無生機了，所謂「墮地獄、畜生，不落深水、火坑」，發小乘心、證小乘果就是深水火坑，落了下去永不翻身。以此二種態度，相即相當。在大乘法會中，聲聞亦在旁聽，時常被呵斥，覺得學小乘沒有意思，聲聞法實在不圓滿，既然是大乘法之一分，我為什麼要發小乘心、學小乘？甚至有的經說：小乘自責太笨，成佛的佛果都不曉得，以致走錯路，應學大乘才好，於是心漸通泰起來。

「心相體信。」內心當中互相信任，這個很重要。我相信你，你也相信我。為什麼呢？兒子為什麼相信父親呢？因為他已經知道這個父親所言不虛，已經證得阿羅漢果了，所以他怎麼樣呢？聞大不謗。所以說，入了聖位以後為什麼很好引導？因為他聞大乘法不再毀謗了。不像凡夫，凡夫受到痛苦折磨以後，你跟 他講中道實相，他毀謗，他墮三惡道。

佛陀不敢隨便地跟業障凡夫講大乘中道實相的法門，很怕你「破法不信故，墜於三惡道」。入了聖位以後，佛陀對你有信心，你對佛陀也有信心，互相都有信心，所以你說什麼都可以了。

經文：

「爾時，窮子即受教敕，領知眾物，金銀珍寶，及諸庫藏，而無希取一餐之意，然其所止，

故在本處，下劣之心，亦未能捨。」

小乘人證阿羅漢果之後，雖然仍天天托鉢說法，但只是隨緣消宿業，等待入無餘涅槃而已，自以為煩惱已斷，生死已了，一切問題已解決，得到究竟圓滿，故不想成佛。他們從前在《般若經》或《方等經》等大乘法會中，常聞大乘佛法。但聽是聽，總覺得不是自己的事，只是旁聽而已。

所以他們過去聽佛「說」成佛「法」門的時候，時間「久」一點，便感到「身體疲」倦，而生「懈」怠，因為不感興趣，聽不出味道來，只是佛說法不好不來聽，但因聞之乏味，所以感到疲倦懈怠。雖然坐在那裡聽大乘法，而心卻在「念」著「空、無相、無作」三解脫門。小乘是觀這三解脫門而得涅槃解脫，證阿羅漢果。

在「窮子喻」中，最主要的意思：把窮子教化回來後，令他管家，把一切金錢賬目交他管理。雖然這些本來是他自己的，但是長者不告訴他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因為窮子剛回來，如果說這些家財就是他的，他自己就是大老闆，他不會相信，甚至驚惶失措，所以長者令他管家，即是暗示這家就是他的。到後來，他完全清楚知道家中的一切之後，才告訴他，這本來就是你的家，這一切都是你的。這喻佛教聲聞證阿羅漢果之後，佛即開始令其旁聽菩薩法，雖然他們是聽不懂，而實際上是教化他們，這是佛的妙處。再進一步，令他們為菩薩說大乘法門，31 如窮子回來為長者管家，實在佛的意思是暗暗在教他，到了最後，根機成熟，佛即一語點破說：你們都是菩薩，將來都要成佛。所以從前天台宗、三論宗，都依《法華經》這個道理而說一切佛法。

我們說過，聲聞人一開始學佛，是來自於厭惡痛苦。後來證得阿羅漢果以後是執著空性，他裹足不前，執著空性。到了般若會上，佛陀把他空性的法執徹底給動搖了，所以到了方等生疑，般若生悔。般若以後他有點後悔了，早知道我應該走這條路才對，你看這個功德這麼殊勝。既然是又疑又悔，這個時候就是到了法華會上，就是佛陀正式出手要救拔他的時候了，要「會權入實」了。

「譬喻品」跟「信解品」都是先權後實，先有所求，再不求自得。到了「藥草喻品」就不一樣，「藥草喻品」是更高了，那是佛陀做總結了。就是我們經過「譬喻品」和「信解品」的會權入實，先解脫再成佛以後，到了「藥草喻品」是權實不二，它把解脫道的有所求跟菩提道的無所求同時操作。所以我們現在學的叫「會權入實」，到了「藥草喻品」是「權實不二」。

佛在入涅槃之前，在法華會說大乘經，曾經把種種法門、功德教聲聞弟子管教。如《般若經》上說得最清楚，佛對須菩提尊者說：「你給菩薩說摩訶般若波羅蜜。」本來大乘法，應由菩薩講，為什麼叫小乘人講呢？實在不合理；若依《法華經》，即能通了。因為佛說大乘經，聲聞人也在座旁聽，好似與大乘菩薩打成一片，故大乘法門，不但菩薩，聲聞也知道佛所有的種種功德、種種法門。無論人天乘、小乘，乃至甚深空義，

你都聽過，也都知道，現在你們來教。小乘修成阿羅漢，後來在大乘法會上當旁聽，懂得許多大乘法門，佛還要叫他當助教，代佛揚化，目的要他學大乘。故佛對他說：我的心意是如

此，你要體諒我的意思。其實，他只聽懂表面話，可是沒有聽懂佛的意思。不知大乘即本身之事。所以雖然管理財寶，所吃所住的仍然如昔日。一切財富與自己無關，如須菩提教菩薩般若波羅蜜，實在講得好，但自己不知學，雖受佛教敕，助佛揚化，下劣心依然未捨，依然自覺得我是小乘阿羅漢，菩薩行非我之事，佛付大法，暗暗地用大乘法來教化他。

聲聞為菩薩說大乘佛法有二：

一、說大乘法即如來智慧，在佛慧上稱「如來知見」，在菩薩修行中即稱為「般若」。將如來智慧為菩薩說明時便是般若，菩薩在因中修行時稱為般若，究竟圓滿成佛之後即是如來知見，即是一切種智。在這《法華經》中有明確的了解，佛說如來知見，即是表示了佛的究竟果德，是一切眾生所希望得到的。開示悟入佛之知見，在菩薩修行的過程中，即是發菩提心，修菩薩行、修般若波羅蜜多，並非除此之外，另有如來智慧。本經明確指出佛令聲聞弟子說般若之事，因如來智慧而為菩薩說般若。

二、聲聞怎能開示菩薩法門，演說大乘妙法？這是因為如來智慧的加被。須菩提說般若時，舍利弗問：「須菩提，你是以佛智慧力說，還是以自己的智慧而說般若？」須菩提答：「凡佛弟子為菩薩說大乘法，都是以佛的智慧力而說，譬如傳燈。」中國禪宗也有傳燈，如相傳無量燈，都是依一燈為根本。由佛證悟說法，佛子才能證悟，故佛弟子所說出來的法，即是佛所證悟的，推究根本，都是佛的力量、佛的智慧、如來知見。佛令小乘為菩薩說大乘法，「而自於此無有志願」，他為人家說大乘法，自己不想發菩提心，也不想修菩薩行，也不想成佛。「佛知」道「我」們小心小量，歡喜「小」乘「法」，故佛亦以善巧「方便」，為使我們了生死、證涅槃而「說」小乘法。佛說我們也是佛子，只不過「我」們以為佛不說我們是佛子，我們將來並不能成佛，不能算是「真」正的「佛子」。在上面的譬喻裡面，佛令聲聞弘揚大乘佛法時，聲聞即已懂大乘教義，但還不了解佛是令聲聞荷擔如來家業，弘揚大乘佛法，而他們自己就是菩薩。

佛陀在說《法華經》以前，如《般若經》、《維摩詰經》，乃至種種大乘經典已說得很多，聲聞乘的人聽也聽過，教也教過，一切都知道了；現在只要說你就是菩薩，你將來就可以成佛、荷擔如來家業、紹隆佛種，你就是佛子，這就夠了。把他的小心改變，就回心向大了，只要是的話，大乘法就終究是大乘法，並不是說《法華經》另外講一套大乘法，不是的，就是從前的大乘法門。這就是過去的一切財產，你都知道了的，現在就交代給你了，並不是說以前的不作數，另外還有好多寶貝我得去拿出來教你，從前什麼都已教你了。所以，有的說《法華經》另外有一大白牛車，從前的不算數；哪裡有這事，沒有說另外拿個寶貝給他，就是從前這一套。

前面的「譬喻品」諸位還記得嗎？「譬喻品」整個故事的起頭是長者見火，是從火宅來帶動整個故事的主軸。就是三界起火了，所以長者見火，然後趕快進來救兒子。蕩益大師說，「譬喻品」的思想在拔除痛苦，這整個施設教法是趕快把他帶出三界，是拔苦。

我們看「信解品」的思想是什麼？是從一個流浪的兒子開始說起，簡單說是浪子回頭。就是這個小孩子在外面流浪，離開了佛，離開了法，離開了僧，他怎麼樣被佛陀帶回來，開始工作，培訓，最後繼承家業。所以我們看，「譬喻品」是從三界火宅帶動「會權入實」，這個地



方是指窮子逃逝來帶動他的回家。

有很多人聽經講論，都說因為空慣了而落於小乘，必須講即空即有；其實這不是空的問題，這是根性下劣，悲願不夠，落空而轉不出來。所以很多經典教菩薩說：你不要一下子就想證悟，應以此是修學時，非是證悟時。若功德沒有，慈悲不夠，願力也不夠，只有空性之般若，而想快些趣證，必落於空，沒有方便。如鳥之兩翼，平行才能飛行於空無礙。若單有智慧，無悲願，必落小乘無疑。是故要能悲智雙運，有悲則不住涅槃，有智則不住生死，小乘偏智無悲，故無廣大利益眾生之大心。

經文：

諸佛於法，得最自在，知諸眾生，種種欲樂，及其志力，  
隨所堪任，以無量喻，而為說法。隨諸眾生，宿世善根，  
又知成熟、未成熟者，種種籌量，分別知己，於一乘道，  
隨宜說三。

前面說的「羸瘦憔悴」是指他能觀的智。就是說，窮子開始消除垃圾了，他用什麼方法呢？用不淨、苦、無常、無我，叫能觀的智。因為能觀的智不帶六度的福德，但修空性，不修福德，所以「羸瘦憔悴」。就是不再談六度福德了，我們先不追求快樂，但求離苦，不求快樂。所以他現出來的智慧是羸瘦憔悴的智慧。

看他的所觀境。「糞土塵塗，污穢不淨。」那麼不淨、苦、無常、無我四種智慧是觀什麼呢？觀凡夫的身、受、心、法，看你的色身、看你的感受、看你的想像、看你心中的展轉的執取。這身、受、心、法充滿了煩惱跟生死罪業，所以「糞土塵塗，污穢不淨」。相對於大乘佛法所面對的是一個廣大的佛道、廣大的波羅蜜，小乘佛法相對是不淨的，因為它面對的是眾生法界的身、受、心、法。

那麼這個父親這一看，說，不錯，孺子可教也！非常投入，很努力地用四念處觀照身、受、心、法，修我空觀。佛陀就覺得這個人不錯了，就開始怎麼樣？變身。就是從華嚴會上的報身，這種無量功德莊嚴的身相，所謂的勝應身，就顯出一個劣應身，顯出一個丈六的老比丘相。

這時怎麼辦呢？「即脫瓔珞、細軟上服、嚴飾之具。」就把法、報的那種功德莊嚴的瓔珞脫掉，「細軟上服」，這種柔軟的衣服也脫掉。細軟上服是大乘的無生法忍，大乘無生法忍那是不思議境，「諸法從本來，常自寂滅相」，沒有什麼追求涅槃這件事情。本來就涅槃，你追求什麼？這種不二法門就是，在生死當中就是涅槃，這是一個很高的境界。但佛陀把這種無生法忍，大乘尊貴的衣服，拿掉，顯出怎麼樣呢？顯出小乘的衣服，小乘的空性。

如果我們今生只是一種事修，有時間做做功課，平常就是打妄想，就是你那個理觀非常薄弱，你平常只是在做功課，這樣子的善根就很可能墮入印光大師所說的三世怨的法則當中。什麼叫三世怨呢？就一個善根薄弱的人，墮入輪迴以後，他今生沒有結果，來生會出現大福

報，這是最不幸的。就是你輪迴以後，馬上出現福報，就表示你善根退轉了，這個善根已經不能把福德攝住了。出現大福報的結果就是放逸、享受，到最後第三生就墮落三惡道去。一旦你墮落三惡道，那你前面所修的善根基本上就破壞了。那麼你的人生，就算你從三惡道出來，你離三寶就非常遙遠了。

這個窮子善根退轉，就是因為：第一個捨父逃逝，第二個久住他國。久住他國就是說，我們修行人，你要麼就別修行，你要修行就一鼓作氣，就是打鐵趁熱。我們最怕你生生世世修行都沒有結果，你涅槃也不能去，往生也沒有往生，你就在三界裡面耗著。這種沒有結果的修行到最後很容易退轉，你扛不住生死業力的折磨的。所以這個窮子是怎麼回事呢？說是捨父逃逝。他過去親近過兩萬億佛所，在兩萬億佛所當中，蒙釋迦牟尼佛的教育，栽培了大乘善根，應該也發了菩提心，但不幸的是他沒有一鼓作氣。

當然，大乘佛法一鼓作氣很難，所以在退轉的因緣當中，大乘的善根是最容易退轉。這滿益大師說，五濁障大不障小。因為中道的實相很難維持，我們很容易生起偏激的思想，要麼偏空，要麼著有。偏空著有是很簡單的，但是你要保持非空非有、即空即有，是非常困難的。所以大乘善根是禁不起你修行沒有結果的，不可以沒有結果的。所以，輪迴拖得越久，就是你修行一直沒有結果，你前生也沒有結果，今生也沒有結果，來生也沒有結果，那就是一個不幸的徵兆了，就是一種退轉的徵兆要出現了，尤其是墮三惡道，那就真正退轉了。

所以大乘佛法，你一旦福報耗損完了，你就是危機的開始了。大乘佛法，一個初心菩薩，是需要福報幫忙來資助的。小乘不需要修福報，因為五濁的障礙不會障礙你出離心。你煩惱越重，痛苦越深，越激發你出離心。大乘佛法不可以！大乘佛法的初學者一定要福報保護的。所以你看所有的淨土，只要攝受大乘的凡夫，他一定把淨土弄得非常的安穩。極樂世界也是這樣。當然，你到了初地菩薩，你內心無所住，那對你來說痛不痛苦根本不算個事。但是凡夫就不可以經歷太大的痛苦。

由我們所掌控的人、事、地、物都叫「法」，這個對治法就是無常、無我。我們有兩個對治的選擇。你可以先從「我所」控制，比方說，我們有些人喜歡去掌控子女。這個子女好，你就高興；子女要是不聽話，你就痛苦。這種主宰性來自於「外境」，你就觀察無常、無我--這些都是生滅變異、虛偽無主的，這人生是不能掌控的。人生在世那叫做業力的釋放，全部都是業力在釋放。業力好它就會好；業力不好時它就不好。眾生各有各的業力，不是我們說了算。所以，你可以從「法」上來對治主宰。或者，你可以直接觀你的內心。你的內心，這個「我」是不可得，那你看我們的心剎那剎那生滅，沒有一個「常」、「一」、「主宰」的我。所以，用無常、無我來破除我跟我所，這個就是空正見。所以，整個聲聞法，就是一個出離心、一個空正見。就是透過四念處，身、受、心、法。就是出離心，放棄主宰，就這兩件事情。那麼這樣子生死業力就慢慢慢慢地沉澱、淡薄乃至於斷除。這第一個是四念處。

第二格是「四正勤」、「四念處」，我們剛開始可能是一個聞慧，那慢慢地加強觀慧的相續，就是你不是只有知道，要每天有一個功課來觀照，讓它展轉相續。所以，這個四正勤就是，你要能夠讓這個觀慧展轉相續到煖位，就入這個內凡的加行位，叫做煖位。

拜佛的時候你帶勉強，念佛的時候也帶勉強，表示你對佛號這個法是排斥的-帶點勉強，所



以你這個信根不具足。但是你信根生起以後，你那個心要進入佛號的時候就很自然，一個人對整個佛號生起信、進、念、定、慧善根的時候，他佛號念起來是安穩自在。這是成就五根。

個窮子慢慢地隨順於空性，也拉近了父子之間的距離。這是第二個，透過四正勤來加強他的觀慧。

為什麼說小乘的家就是大乘的家呢？我們前面一再說過，小乘的空性跟大乘的真如是一個東西。不是說離開了大乘的真如另外有一個空，不是這個意思，二乘的智斷就是大乘的無生法忍。只是小乘的空性，他不能迴光返照的時候，他執著那個空性。但是那個空性，就算你不承認它是真如，但是它的背後就是真如。就好像窮子，他執著在大富長者家打工，但是他還是住在大富長者家裡面。就是這樣子。

「然世尊先知我等，心著弊欲，樂於小法，便見縱捨，不為分別，汝等當有如來知見寶藏之分」。

「然則世尊先知我等」，佛陀經過測試以後，知道這些過去的弟子們大乘善根退失，只有二乘的根性了，所以「心著弊欲，樂於小法」。一個人大乘的善根是中道，但善根退了以後他就走極端了。要麼他流入生死的時候就貪著生死果報，要麼就執著空性，就是要麼著有，要麼偏空，所以「便見縱捨」。佛陀一開始就不跟他講中道的真空妙有的道理，先講空性。就是說，與其讓你著有輪迴生死，不如讓你偏空。因為偏空還有救，你輪迴生死，那就不知道什麼時候是個頭了。所以，佛陀暫時不分別這種所謂的「如來知見寶藏之分」。

我們看，佛陀一開始在阿含、方等、般若，絕口不提要這個兒子去繼承家業，去繼承所有的珍寶，佛陀只是讚歎空性的殊勝、空性的圓滿。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，佛陀的意思，簡單講就是用空性來激發他的中道思想。這是佛陀高明的地方。

我們讀《金剛經》的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結果他無所住，結果也沒有生其心，為什麼？因為不相應。就是說，我們明明有所得心很重，你卻故意拿一個無所得的智慧把自己壓在上面，所以你這個「機」跟「法」落差太大。你的法太高，你的根機太低，這是小孩子玩大車，所以你這個法沒辦法轉動。

你倒不如（佛陀說的）務實一點。你看看極樂世界有哪些能夠打動你的心的：極樂世界七寶池、八功德水；我願意到極樂世界，因為沒有三惡道，我過去在三惡道裡面受到很大的傷害；我希望我的色身壽命長遠，不要老是經過死亡，每一次的死亡對我產生很大的不確定。總之，我們看佛陀的攝受，他是先讓窮子打工賺錢，有所得；然後，在有所得裡面站穩腳步以後，再開始激發他的進步。

有人也許會說：如果小乘聲聞阿羅漢不是真實的，佛為什麼要說聲聞阿羅漢得道得果？佛說這些名詞是深者見深，淺者見淺，在小乘則以為是道是果，是聲聞是阿羅漢，現在才知道真正徹底來說，唯佛才當得起此名，所以佛方便說法，「於一佛乘分別說三」，眾生聽佛同一說，而領解佛法亦淺深各異。

蓮池大師的《竹窗隨筆》記載一件事。有一個退休的大將軍到雲棲寺去。當然，大將軍帶了很多地方官員，所以蓮池大師就按照方便出來招待他們，帶他們去大殿。一般我們佛弟子到大殿是先要拜佛的，這大將軍雖然學佛，他沒拜佛，只是點頭問訊。蓮池大師就問他說，你為什麼見佛不禮？「既是佛子，云何見佛不禮？」有點訶責的意思。大將軍是學過禪宗的，他說：「一念不生即如如佛，云何作禮？」說我一念不生，我就是佛，他也是佛，兩個一佛無二佛，為什麼要禮佛呢？蓮池大師就回答說，沒有外相的住持之佛，哪來心中如如之佛？這個很重要，很重要！就是說，雖然從圓滿的角度來看，報身佛、法身佛，這種理體之佛是最圓滿的，但是，作為一個生死凡夫，你如果不跟應身佛結緣，那你以後怎麼蒙他救拔呢？

資料來源：

法華勝境介紹的文字與內容引用自下述大德們的講演與著作。

淨界法師；育因法師；性梵法師；慧嶽法師；道源法師；智諭法師；聖嚴法師；道證法師；印順法師；太虛法師；藕益智旭法師等。